

囿于市井出逃乡野

王珉

那个午后，我跟随旅行团的车到了浙江丽水，车停在一个叫作松庄的村口。村庄静得出奇，白墙黑瓦、窈窕青竹、枝蔓古树，树荫底下黑墨般的梅干菜，米勒般的金黄画卷，有很多绝美视角的古桥，宛如温存的棉花拳头，击在我的心上。这只是我的旅游之地，它们却提供了一种完美的家园之感。

这个有着百年历史的江南隐秘村落，与美国作家弗兰克·鲍姆《绿野仙踪》的气息很搭。三年来，囿于市井已久，我的心常向往乡野，于是抛却现实，逃离喧嚣，到山中寻幽探微。松庄村被列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，也被称为“最后的江南秘境”。

沿山路而行，有溪水相伴，丝毫不觉枯燥。我们在村间散步，邂逅好看的光影缝隙，企图捕捉下来。与聒噪的城市相比，村庄依旧是日落而息的生活，桃花源般远离尘世。走了没多久，一位外国友

人已经走不动了，面对一扇苍老的木门，他拍门看看是锁着的。外国友人问，这是做什么的屋子？关于古村落的知识，我们并不比一金发碧眼的洋人来得丰富，彼此面面相觑开始猜测——或许是堆柴吧？问了路过的村民才知道，原来是用于养牛的。

外国友人在后来的三四天里跟我说，这是他到过的中国最古老的乡村。我想了想，点点头。如果是欧洲旅行，有人带我去避世的中世纪小镇，容我慢慢把历史看个饱，那种惊艳和满足，跟外国友人此刻的感受应该是一样的。

民宿别有特色，客房与餐厅都是临窗揽翠、推门见景，处处可见借景匠心，却又不着痕迹。坐在青竹簇拥的阳台上泡茶，山里的风，拂面不寒的杨柳风，山里的溪水，汩汩的溪音。通常在家冥想静坐，要从唱片库里翻出欧美钢琴曲，唱片里的那些溪音竹涛，

却被桃野的天籁原声代替，多么美好。

茶叶是免费的绿茶，随便泡竟然能喝出高端的感觉。我问了老板才知道，这里建县已有1800年历史，此地的茶在唐朝算是贡茶。提供给客人的绿茶，是村里各户自家产、自家饮的老茶树的茶。这种自家茶常常只有一两株古茶树，一点点产量，难怪又清甜又味厚，品格隽逸，介于龙井和碧螺春之间——我的意思是好像是龙井和碧螺春的混合版。

梅干菜粽子是美物，梅干菜、土猪肉和糯米水乳交融，香、糯、润。村子里有一家馄饨铺子，在石桥边，老远就闻到野荠菜里的馄饨清香喷喷。吃完馄饨，我看到老阿姨窗台上白菜干，有桃胶，就买空了老阿姨的库存。

桃胶是桃树的眼泪，山里的桃窈窕。“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”白居易的千古名句，让我在松庄怀了一个旧。

难过的寒食好过的年

刘卿

老话说，家有一老如有一宝。我们家也有一宝——今年已经85岁的老妈不仅身体硬朗，而且头脑清醒，一点儿不糊涂。每每到了我家，我们俩就有拉不完的呱，她喜欢叨叨我喜欢听。说实话，我的好些文章都源自从老妈那里得到的灵感。

清明到了，老妈除了宝刀不老亲力亲为一边做饽饽鸡，一边还指导我跟着学，同时还不忘说一些老话。

老妈感慨道：“如今日子好过了，吃穿不愁，哪儿像以前少吃缺穿的，一到清明就愁，那年月我们常念叨‘难过的寒食好过的年’。现在富裕了，这话也搁起来了。”

“什么‘难过的寒食好过的年’？”我问。

“过清明的典故你应该知道，清明在咱们老家也叫寒食，以往寒食连着两天里都是严禁烟火不能开灶的，除非姓huo的不能断火。以前日子穷，家口大，吃一顿做一顿，两天不开火，哪有什么饭

食可连着吃两天的，所以就感觉寒食特别难过。又是春忙季节，活要干，还冷锅冷灶的吃不上热乎饭，你说能好过啊？而过年就不一样了，好歹可以开火，煮煮蒸蒸的，虽没什么大鱼大肉的，但也倾其所有备下好吃的，加上地里的活也不是那么忙，一大家子坐在热炕头上暖烘烘地吃着好吃的，这不就是神仙过的日子吗？”

“那么多讲究干嘛，没吃的，只管开火好了，你看，现在谁还管那么多的规矩？”

“不行的，以前的人敬畏之心，规矩再多再苛刻也得守着，就算饿着也不敢逾越的。要不哪会有‘难过的寒食好过的年’这句话。”

我一时无语，知道不能以一句“以前的人就是迂腐”来否定以前的一些事，我只能庆幸我们现在身处盛世，国家安定，生活富足，民风开放，连清明也是法定节假日了，让我们既可以扫墓，也可以踏青、出游，再也不用感慨“清明的难过”了。

每一朵花都值得爱

张凤英

我发现春天来了，是从窗外一棵玉兰花开始的。玉兰花先是一个个花苞，然后慢慢地舒展开来，花骨朵健硕，长得很型，花朵开得活泼可爱。仔细品味着玉兰花开的整个过程，就好像是品味一个完整的成长故事。

不多时，桃花开了、樱花开了、槐树花也开了，不仅是高处的树上开花了，就连地上的野花也开了，荠菜花、苦菜花……当我蹲下时，还注意到最细小的苔花也在湿润的墙角开花了，忽然想起清代诗人袁枚的诗：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。”

我变着花样地给花儿拍照，发给我远在塞北的亲人。望着春天里怒放的鲜花，我又想起我教过的那些学生。如果把老师比作园丁的话，那么学生就是花园里的花朵。作为园丁的老师，要充满爱心，精心培育，每一朵花才会竞相绽放。

记得我们班上有个淘气的男生，上课时经常说话，有时候还逃课，课堂作业也不交。我很生气，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。下课后，他找到我说：“谢谢你老师，谢谢你那么关心我，但是你不要生气。我妈妈说，我不是学习的料，来学校一边玩，一边学，主要是长身体，健康快乐地成长就好了。将来毕业了，我不会做会计，到工厂里从销售员做起，慢慢成长。”

我被他气笑了，给他解释了会计知识对营销员的帮助，还和他一起玩做生意的游戏。最后，那个男生爱上了会计课程，毕业后去家族企业做了会计。他妈妈特地来学院感谢我。

如今，我已经离开了教学岗位，但是许多学生如遇到难题，仍然会求教于我。我也时常想起我的学生们，我在心底里爱他们，因为我是园丁，每一朵花都值得我用心去爱！

故乡行

宋泽涛

父亲去世三年多了，按照老家习俗，今年清明节要把父亲送回老家与母亲合葬，入土为安。为此，我回到了离开十几年的故乡。

车到村头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条贯穿全村南北的笔直大道，道路两旁是一排排整齐明亮的瓦房，房前屋后的樱花、桃花盛开。

下了车，迎面走来的小叔一句：“泽涛回来了？”那既熟悉又陌生的浓重乡音，使我倍感亲切！周围几位小朋友用好奇的眼神看着我，问道：“他是谁？”让我顿时想起唐代诗人贺知章的诗：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

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

晚间，几个高中时的同学知道我回来了，非得相邀一聚。多年不见，见面便拥抱在一起。美酒佳肴，推杯换盏，回忆寒窗共读，聊聊多年打拼。直喝得酒酣耳热，方见同学真情！

第二天，来到祖坟墓地。站在墓碑前，思念着早逝的母亲，不禁思绪万千，潸然泪下。母亲去世时才44岁，而如今我已60有余，真是岁月不饶人啊！

料理完父亲的事，工作原因我必须走了。车到公路，回首眺望：故乡渐渐远去，乡情深留心中。

与鱼儿对视

姜鸿

我与亿万年前的一条鱼儿迎面相逢。

它微微张着嘴，似在轻轻地呼吸，又似在吐着泡泡。我看到它的眼睛了，它也在凝望着我。我感受到它的呼吸了，我感受到它的悲喜。

“鱼儿的眼泪，只有水知道。”可是，这不是水中的鱼儿，它失去了相依为命的水，却被冰冷的石头紧紧拥抱着，风吹过，雨淋过，霜落过，雪飘过……它与石头渐渐融为一体，就像在演绎着一个海誓山盟、地老天荒的爱情故事。石头对鱼的爱情，是不是有点儿石破天惊、惊世骇俗？

石头紧紧抱着鱼儿，来到亿万年后我的面前。它微张着嘴，我仿佛听到了它的娓娓诉说。亿万年前的一个瞬间，地崩山摧，轰然的巨响打破了鱼儿平静的生活，清澈平静的湖水突然被滚滚而来的泥石淤塞填平。鱼儿被一些泥土紧紧相拥，一瞬间的窒息使鱼儿还未来自得明白就成了泥土的俘虏。

泥土紧紧抱着它，它在泥土温暖的怀抱里渐渐变得安适。它们相拥着，一任四季流转，光阴变迁。慢慢地，柔软的

泥土在风雨剥蚀中变得坚硬，它把鱼儿深深地嵌入自己的胸怀，一任海枯石烂，沧海桑田。

鱼儿命运的改变或许是另一个瞬间吧。看似平静的湖面其实是暗流涌动，地底的岩浆遏制不住自己的热情喷涌而出，即使是蔚蓝的湖水也不能阻止它们的热情。它们把自己燃烧成灰烬，湮没了湖水，水中的鱼儿顷刻之间被火山灰包围和封存。那些火山灰在岁月中慢慢散尽它们的余热和温情，渐渐变成冰冷的石头，那些鱼儿也变成它们的殉葬品，被它们裹挟着来到了亿万后的今天。

有一双手偶然揭开了那些黄色或灰色的页岩，那些小鱼儿突然暴露在阳光下。沉睡了亿万年，它们终于苏醒了。它们依然在石头中一动不动，可是它们却游动在文人墨客的笔下，游动在人们的传说中。

宋代文人在《云林石谱》中曰：“古之陂泽，鱼生其中，因山颓塞，岁久土凝为石而致。”

宋代文人在《鱼石诗》中曰：“火山一片石，追逐见鱼儿。图画形相肖，鳞鳍态不遗。蛰方冰底懒，仙时鱼来时。好与芝同

供，还吟玉局诗。”

这些小鱼儿游离了偏远寂寞的山峦，游向了山下温暖的人间烟火，人们把它们供置于案头，摆放成屏风，可是无论置身何处，它们都和镶嵌它们的石头不离不弃了。莱阳人亲切地称它们为“鱼儿石”，它们是记录1.5亿年前中生代晚期自然状况的鱼化石。

和这些小鱼儿对视，就是和亿万年前的山川河流对视，和山川河流中的花鸟鱼兽对视。对视的刹那，亿万年时间的洪荒大流汤汤而过，在自然的伟力面前，生命因渺小而更显尊贵。

和这些小鱼儿的对视，让我的心在瞬间变得柔软和透明，一种无法言说的奇妙感觉让我产生了一种感动。这些石头中的小鱼儿穿越亿万年的光阴而来，它们的生命愈益强大，正如莱阳电视台梁山昌老师在他的《莱阳鱼化石 大自然的神笔》中所写：“历史的沧桑并不都是写在教科书里的，还有一种沧桑保留在久经岁月的磨损、大自然的洗练而残存的化石上，读这种沧桑远比教科书更加直观，也更加能映入人们的心田。”

者缺一不可，否则就要“交学费”甚至付出更大的代价。推而广之，做每一件事，要把高度的热情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，才可能成功。

王春堂

微言不微

卧床小憩，忆起一件往事，不由得想到“胆识”二字。

四年前，爱喝面条的我，和朋友走进了一家刚开张的刀削面馆。入门环顾片刻，朋友便暗示我离开。出门后，朋友低声说，看看这家的卫生和服务，估计很快就“拜拜”啦！果不其然，那家店不久就关门了。至今，那店里人员粗俗的话语，令

人不待见的卫生，仍历历在目。千事业，要有胆，还要有识。不少人千事业只凭“一腔热血”，对如何做好生意，企业如何长远发展缺乏认真细致的思考，还有的，在投资后经营思路缺乏连续性，最终失误不可避免、失败不期而至。

自古至今无数的史实证明，做事情须既有胆又有识，二